



十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致命的秘密
我以为这是唯一能保护你的方式，却让我永远失去了你

让六十年前巴黎媒体集体噤声的绝密纳粹事件
成为浪漫法国心中的一根刺

◆令欧美百万读者泪满衣襟
◆《纽约时报》畅销书、法国“科西嘉读者奖”、“书商首选书奖”
击败《刺猬的优雅》、《然后呢》，2009年美国销量突破百万，欧洲高居榜首
◆心酸到不忍卒读

(法)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 著 章于红 龙飞 译

Sarah's Key

莎拉的钥匙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莎拉的钥匙

(法)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 著 章于红 龙飞 译



Sarah's Key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拉的钥匙 / (法) 罗斯奈著; 章于红, 龙飞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225-922-5

I. ①莎… II. ①罗…②章…③龙…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9469号

Sarah's Key

By Tatiana de Rosnay

Copyright © 2007 by Tatiana de Rosna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刘雁 主持

莎拉的钥匙

(法)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 著; 章于红 龙飞 译

责任编辑: 党敏博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22-5

定 价: 2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黎

女孩最先听到捶门声，她的房间离门厅最近。她睡意蒙眬，刚开始还以为是父亲从藏身的地窖上来了，忘了带钥匙。起初他轻轻地敲门，但没人听见，于是他变得不耐烦了。接着，门口的人说话了，寂静的夜里他的声音显得响亮、粗暴——根本不是父亲。“警察！开门！快！”

捶门声再次响起，这次更响了，在她骨髓中惊起阵阵战栗。睡在旁边床上的弟弟受到了惊吓。“警察！开门！开门！”现在才几点啊？她透过窗帘看看外面的天色，一片漆黑。

她有些害怕，想起了最近偶然听到的父母的悄声谈话，当时已是深夜，他们以为她睡着了。她蹑手蹑脚地走到起居室门前，偷听他们的谈话，还透过门上细小的裂缝往里看。父亲很紧张，声音有些发抖，母亲则一脸焦虑。两人说的是家乡话，女孩虽然说得不流利，但能听懂。父亲轻声说，今后的日子将更加难过，我们要勇敢，要非常小心。他的话中有一些奇怪的字眼，比如“营”、“搜捕，大搜捕”、“凌晨抓捕”，女孩不清楚这些词语的具体含义。父亲把声音压得很低，说只是男人们有危险，女人和孩子都没事，他每天晚上要藏到地窖里去。

早晨父亲向女孩解释了一番，说这段时间他睡楼下更安全些，

直到“情势变安全为止”。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势”？女孩心想。什么是“安全”？情势能回到“安全”状态吗？好几次她都想问问父亲，“营”和“搜捕”是什么意思，但又不愿承认自己偷听了父母的谈话，所以没敢问。

“开门！警察！”

警察发现地窖里的父亲了吗，她心想，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在这里？他们要把父亲带出城，带到那些遥远的、父母深夜谈话中提到的“营”里去吗？

女孩光着脚悄悄跑向门厅尽头母亲的房间。她的手刚碰到母亲的肩膀，母亲就醒了。

“妈妈，是警察，”女孩低声说，“他们在捶门。”

母亲掀开床单，起身下床，一边理了理额前的头发。她看上去太疲惫，太苍老了，根本不像才三十来岁的人，女孩心想。

“他们来抓爸爸吗？”女孩抓住母亲的手臂急切地问道，“他们是来抓他的吗？”

母亲没有回答。外面再次传来催促声。母亲在睡衣外面迅速套了一件晨衣，牵着女儿的手走向大门。她的手湿热湿热的，像婴儿的手，女孩心里想。

“谁呀？”母亲拉开门闩之前怯怯地问。

一个男人大声叫出了她的名字。

“是的，先生，是我。”她答道，口音很重，甚至有些刺耳。

“把门打开，快点，警察。”

母亲一手抚胸。女孩发觉她的脸色白得吓人，仿佛魂魄已经出窍，人被冻僵了一样，连脚也挪不动了。女孩从未见过母亲的脸上有如此惊恐的神色，她感觉痛苦不堪，口舌发干。

外面的人再次捶门，母亲笨拙地打开了门。女孩后退了几步，以为会看到青灰色的警察制服。

两个男人立在门前，一个是警察，身披齐膝长的深蓝色披肩，头戴高高的圆形军帽；另一个穿了件米色雨衣，手里拿着名单。他再一次叫了母亲的名字，然后又叫了父亲的名字，一口纯正的法语。哦，我们没事，女孩心想，如果他们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我们就不会有危险。如果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就不会伤害我们。

母亲把女儿紧紧地拉到身边。隔着母亲的晨衣，女孩能感觉到母亲剧烈的心跳。她想把母亲推开。她想让母亲把身体站直了，勇敢地看着他们，不要畏缩，心不要像吓坏了的动物一样怦怦乱跳。她希望母亲勇敢一些。

“我丈夫不……不在，”母亲有些结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不知道。”

穿米色雨衣的那个男人从她们身边挤进了屋。

“动作快点，女士，你们只有十分钟。多带点衣服，要去外面住一段时间。”

母亲没动，她看着那个警察。警察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脸朝外，似乎事不关己，甚至觉得有些无聊。母亲拉着他深蓝色制服的袖子。

“先生，求求你……”她刚开口。

警察转身把她的手拨开，眼里是冷酷、漠然的神色。

“听见了吗？你们要跟我们走，还有你的女儿。赶紧照办。”

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

跟往常一样，伯特兰又迟到了。我努力不去介意，但心里真的很不舒服。佐伊懒洋洋地倚墙而立，一副很无聊的样子。她跟她父亲长得很像，我常常为此喜不自禁，除了今天。我抬头打量起面前这幢古老、高大的房子。这是玛玫——伯特兰的祖母——以前住的地方，我们马上要搬过来。我们即将告别蒙帕纳斯宽阔的大街、嘈杂的交通，以及附近三家医院进进出出、呜呜乱叫的救护车，告别那里随处可见的咖啡屋和餐厅，来这个位于塞纳河右岸安静、狭窄的街道居住。

虽然我很欣赏玛蕾区古老、残破的韵味，但是我对这个区不大熟悉。这次搬家我开心吗？我不知道。伯特兰并没有真正征求过我的意见。事实上，这件事我们根本就没怎么商量过。他按照一贯作风，自己早已筹划好了整件事情，我就是个“局外人”。

“他来了，”佐伊说，“才迟到半个小时。”

我们看着伯特兰以其独特的大摇大摆的走路姿势，悠然地顺着街道走过来。他身材瘦削，皮肤黝黑，浑身透着性感，一个典型的法国男人。他在打电话，他有打不完的电话。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业务合伙人——满脸胡须、面庞粉红的安东尼。他们的办公室设在F拱廊街，就在玛德琳广场后面。我们结婚以前，伯特兰在一家建

筑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不过五年前，他与安东尼携手，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事业。

伯特兰朝我们挥挥手，又指指电话，一副愁眉紧锁、阴郁生气的样子。

“看来被对方缠住了，”佐伊不无嘲讽，“显然嘛。”

佐伊才十一岁，但有时候让人感觉已经是个青少年了。首先，她个子很高，比她所有的女性伙伴都高出一大截。还有，她的脚也大——她会一脸严肃地补充道。其次，她有颇为老到的洞察力，经常让我感到惊喜。她淡褐色眼眸中的深沉和托腮沉思的样子给人一种成熟的味道。她一直如此，即使小时候也这样——冷静、成熟，相对她的年龄而言，她有时候显得太过成熟了。

安东尼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伯特兰则继续打着他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大，整条街都能听见，一只手不停地在空中挥舞，脸上的表情变化不定，还不时地转过身来，看我们是否在听他说的每一句话。

“跟另一位建筑师之间产生了一点问题。”安东尼解释时小心翼翼地笑了笑。

“是竞争对手吗？”佐伊问道。

“嗯，是的。”安东尼回答。

佐伊叹了一口气。

“那我们很可能要在这儿等上大半天了。”她说道。

我脑子里冒出一个主意。

“安东尼，你身上会不会正好有泰泽克太太公寓的钥匙？”

“我带着呢，朱莉娅。”他一脸笑容。安东尼总是用英语回答我的法语问题。我估计他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友好，可我心里有些

生气，感觉自己在法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法语讲得还是很糟糕。

安东尼晃了晃手中的钥匙。我们决定进屋，就我们三个。佐伊在大门口熟练地输入了密码。我们穿过满是落叶、凉爽宜人的庭院，来到了电梯门口。

“我讨厌这部电梯，”佐伊说，“爸爸应该把它修整一下。”

“亲爱的，他只是要修整你曾祖母的住处，”我指出，“而不是整幢大楼。”

“不管怎么说，他应该修整一下电梯。”她说。

等电梯的时候，我的手机响起了达斯·维达^①的主题曲。我扫了一眼屏幕上闪烁的号码——是我的老板乔舒亚。

我应道：“什么事？”

乔舒亚还是老样子，说话直奔主题。“需要你在三点前回来完成七月刊，完毕。”

“哇哦。”我唐突地冒出一句。我听到电话那头挂断前一阵哧哧的笑声。乔舒亚听我说“哇哦”时似乎总是很开心，或许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安东尼仿佛也觉得我的旧式美语挺有意思。我不禁想到，他要是把这些话记下来，然后用他的法国腔来说，那该是一种什么味道。

巴黎的电梯设计独特，乘坐间很小，有一扇手动控制的铁制小窗和两扇开启时经常碰到人脸的木门。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我被夹在佐伊和安东尼——他身上的香根草香水很浓——中间，无意间我瞥见了墙上镜子里自己的脸，一张已被岁月侵蚀得跟这部吱吱作

①达斯·维达 (Darth Vader)，是电影《星球大战》里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维达的主题音乐是《帝国进行曲》。

响的电梯一样的脸。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那位面容清丽的美女身上都发生些了什么？镜子里盯着我看的女人已经到了四十五至五十岁这个恐怖的年龄段，眼袋下垂，皱纹渐渐显现，更年期也悄然而至。

“我讨厌这部电梯。”我冷冷说道。

佐伊露齿一笑，捏了捏我的脸颊：

“妈妈，就算是格温妮丝·帕特洛这样的美人，在那面镜子里也会丑得像个鬼。”

我不由得笑了，这就是典型的佐伊语言。

母亲抽噎了起来，开始时声音较小，后来渐渐地响了。女孩看着她，怔住了。出生至今的十年中，她从未见过母亲哭泣。看着泪水顺着母亲惨白脸上的皱纹往下滚落，她惊呆了。她想叫母亲不要哭了，看到母亲在这些陌生男人面前哭泣，她感到羞愧难当。那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母亲的眼泪，只是催促她动作快点，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卧室里，男孩还在睡梦中。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呀？”母亲恳求道，“我女儿是法国人，在巴黎出生，为什么也要带走她？你们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

两个男人没多说什么，只是步步逼近，阴险地看着她。母亲吓得脸色煞白，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下子瘫坐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身子，转身对着女孩，声音细若游丝，脸上的表情木然如面具。

“去叫弟弟起来，两个人都穿好衣服，再带上点衣服。现在就去！快点！快去！”

女孩的弟弟透过门缝看到了那两个男人，吓得不敢出声。他看到衣衫凌乱的母亲一边抽噎着一边收拾行李。他鼓起了一个四岁男孩身上全部的勇气，拒绝离开。女孩连哄带骗，可他完全不听。男孩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女孩脱下睡衣，匆匆换上了棉质上衣和裙子，套上了鞋，男孩

只是在一旁看着。他们听到母亲的房间里传来了哭声。

男孩轻声说：“我要去我们的秘密基地。”

“不行！”她极力反对，“你得和我们一起走，一定要！”

她一把抓住他，但他身子一扭挣脱了，转身钻进了隐藏在他们房间墙后又长又深的橱柜。他们经常一起躲在里面玩捉迷藏，还把自己锁起来，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小屋。爸爸妈妈一直假装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壁橱，他们会清晰、响亮地叫姐弟俩的名字。“孩子们躲哪儿去了呢？真奇怪，刚才还在这儿的！”她和弟弟则开心地咯咯直笑。

他们在“秘密基地”里放了一个手电筒、几个垫子、一些玩具、几本书和一大瓶水，妈妈每天都会把水瓶灌满。弟弟还不会看书，女孩就把《好一个小魔鬼》大声读给他听。他非常喜欢孤儿查尔斯和可怕的麦克米西太太之间的故事，查尔斯对残忍的麦克米西太太的报复让弟弟非常开心。女孩一遍又一遍地给弟弟读这个故事。

女孩感觉到弟弟在黑暗的藏身处看她。他紧紧地抱着自己心爱的泰迪熊，不再感到害怕了。不管怎么说，他藏在那里也许是安全的，而且有水喝，有手电筒用。他还可以看瑟居伯爵夫人作品中的插图。他最喜欢看的插图是查尔斯的复仇故事。或许她现在应该让他留在里面。那两个男人永远也找不到他。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就可以回来，到时候她再叫他出来。而且，如果爸爸——当时还藏在地窖里——出来，也知道弟弟藏在哪里。

“你在里面害怕吗？”她趁外面那两个男人大声催促时轻声问。

“不，”他答道，“我不害怕。把我锁起来，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她关上了橱柜门，男孩苍白的小脸消失在门后。她转动钥匙把门锁上，然后将钥匙塞进口袋。锁隐藏在一个貌似电灯开关的旋转

装置下面，墙上镶着一块块的板子，根本看不出那里还有个壁橱。

没错，他在里面会很安全的，她很肯定。

女孩将手掌贴在木质镶板上，嘴里轻声叫着弟弟的名字。

“过一会儿我就回来找你。我保证。”

我们走进那间公寓，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没有找到。安东尼打开了两扇百叶窗，阳光倾泻而入。房间里空无一物，到处是灰尘。因为没有家具，起居室显得很大。透过狭长、肮脏的窗玻璃，金色的阳光在深棕色的地板上印出一道道斑纹。

我环顾四周，一个个架子上空空如也，墙上曾悬挂过美丽油画的地方留下了暗淡的方形印迹。我记得在冬季里，火焰在大理石壁炉里跳跃，玛玫将她纤细、白嫩的手伸向炉火取暖。

我走到一扇窗户旁边，俯视宁静、绿意盎然的庭院。我很高兴玛玫离开前没有看到她空荡荡的公寓，否则她会跟我现在一样，感到非常难过。

“还有玛玫的气息，”佐伊说，“那种娇兰的一千零一夜香水的味道。”

我抽抽鼻子闻了闻。“还有讨厌的咪咪的气味。”咪咪是玛玫最后一只宠物，一只任性的暹罗猫。

安东尼瞥了我一眼，一脸诧异。

“‘咪咪’是猫的名字。”我解释道。这次我说的是英语。我知道“咪咪”的法语“la chatte”有“母猫”的意思，但也有“阴道”的意思。我可不想因词义双关而被安东尼嘲笑。

安东尼用专业的眼光审视着公寓。

“供电系统太旧了，”他指着旧式的白色陶瓷保险盒说，“暖气

设备也一样。”

超大的暖气设备积满了污垢，黑黑的如同一个长着鳞片的爬行动物。

“看了厨房和盥洗室后再下定论吧。”我说。

“浴缸有脚，”佐伊说，“我会想念那样的东西的。”

安东尼用手敲击墙面，检验墙壁的质量。

“估计你和伯特兰想彻底重新装修，对吗？”他看着我问。

我耸耸肩。

“我并不清楚他想怎么做。接下这个地方是他的主意，我不是很想来这里。我想要的是更……实用的房子，新房。”

安东尼露齿一笑。“等我们完工后它会变成新房的。”

“也许吧。但对我而言，它永远是玛玫的房子。”

虽然玛玫九个月前已搬去了疗养院，这里依旧有她的印迹。她是我丈夫的祖母，在这里住了多年。我还记得十六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古老的名画、大理石壁炉、华丽的银框中气派的家庭照、令人炫目的简单而优雅的家具、书架上不计其数的书、盖着红色天鹅绒的豪华钢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阳光充足的起居室通向一个宁静的私家小院，庭院上方覆盖着厚实浓密的常春藤，一直蔓延到对面的墙壁。我和她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当时我对我妹妹查拉所说的“法国亲吻礼”还不大习惯，只笨拙地向她伸出了手。

和巴黎女士见面，哪怕是初次见面，也不要和她握手，而应该在她左右脸颊上各吻一次。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些。

穿米色雨衣的男人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名单。“等一等，”他说，“还有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

他说出了小男孩的名字。

女孩的心咯噔一下。母亲瞥了女儿一眼，女孩迅速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那两个男人没有发现。

“小男孩在哪里？”那个男人质问道。

女孩绞着双手，上前一步。

“先生，我弟弟不在家。”她用一口纯正的法语说道，“月初的时候和朋友一起走了，去乡下了。”

穿雨衣的男人看了看她，若有所思，然后快速扭头朝向那个警察。

“进去搜一搜，赶紧，或许她父亲也在里面藏着呢！”

胖警察逐个房间搜查，笨拙地打开房门，查看床下和橱柜。

警察翻箱倒柜地搜查公寓时，另一个男人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背对母女时，女孩快速掏出钥匙给妈妈看，并用口型告诉她爸爸会上来找弟弟的，爸爸待会儿就来！母亲点点头，好像在说，好的，我知道他在哪里了。但她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她比画了一个钥匙的手势，好像在问，你要把钥匙放在哪里？你爸爸怎么能找到？那个男人突然转过身来，母亲噤若寒蝉，女孩也吓得发抖。

他盯着她们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关上了窗户。

母亲说：“请别关，屋里太热了。”那个男人笑了，女孩从没见过这么丑陋的笑容。他说：“女士，我们还是关起来吧。今天早上有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孩子从窗户里扔了出去，然后自己也跳了下去。我们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母亲没再说什么，她已经因恐惧而变得有些麻木了。女孩怒视着那个男人，她恨他，恨之入骨。她憎恨他红润的脸颊、油光光的嘴唇，憎恨他冰冷、呆板的眼神和他站在那里的姿势。他两腿叉开，头上的毛毡帽向前斜着，肥硕的双手反扣在背后。

她恨他恨到了极点，她从未这样恨过一个人。这种恨远远超过了她对学校里那个坏男孩丹尼尔的恨。丹尼尔曾低声在她耳旁说她父母的坏话，说他们的口音难听得要命。

她听见那个笨拙的警察还在搜查。他不会发现弟弟的。那个橱柜隐藏得太好了。小男孩会安全的。他们永远都不会发现他，永远不会。

那个警察回来了，耸耸肩，摇摇头说：“里面没人。”

穿雨衣的男人推着母亲走出门口，向她索要公寓的钥匙。母亲静静地交了出去。他们沿着楼梯鱼贯而下。母亲扛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所以队伍行进缓慢。女孩脑子里飞速地转着：怎样才能把钥匙给父亲呢？她该把钥匙留在哪里？留给门房？这时候她醒了吗？

奇怪，门房已经醒了并等在门后。女孩发现她脸上有一种古里古怪、幸灾乐祸的表情。女孩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为什么她只看那两个男人而不看她母亲和她，仿佛不想看见她们俩，仿佛从未见过她们俩，而她母亲对那个女人一直很好，还经常帮忙照看她的孩子小苏珊妮。小苏珊妮患有胃痛病，经常哭闹个